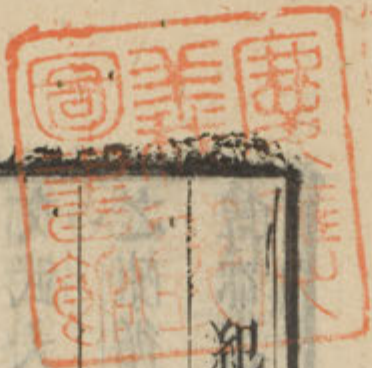


42
37
22

準
貴



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五

王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際科

男許

際第

南宮復辟

易儲附

皇帝景泰元年八月丙戌上皇至自迤北入居南宮

羣臣朝見而退大赦天下冬十月命靖遠伯王驥

守備南宮十一月上皇在南宮萬壽聖節禮部尚

書胡濙請羣臣朝賀不許既又請明年正旦百官朝

上皇子延安門亦不許荆王瞻珣表請朝上自有詔止之

三年五月甲戌廢上皇長子皇太子見漸爲沂王出就沂邸立皇子見濟爲皇太子先是上欲易儲語太監金英曰七月初二日東宮生日也英頓首對曰東宮生日是十一月初二日上默然至是上意既定恐文武大臣不從乃分賜內閣諸學士金五十兩銀倍之陳循王文等遂以太子爲可易時有廣西潯州守備都指揮黃玠者思明土知府珣庶兄也珣老子均



襲知府玠欲謀奪之與其子矯軍門令徵兵思明率驍悍數千人夜馳入珣家支解珣父子納璫中瘞後圖珣僕福童潛走憲司訴玠父子殺珣父子狀總兵武毅知之疏聞于朝玠懼乃謀爲逃死計遣千戶袁洪走京師上疏請易太子上大喜曰萬里外有此忠臣亟下廷臣集議且令釋玠罪予官都督尚書胡濙侍郎薛琦鄒紱會廷議王直于謙相顧貽愕久之司禮監太監興安厲聲曰此事不可已卽以爲不可者勿署名無得首鼠持兩端羣臣皆唯唯署議於是禮

部尚書胡濙等上言陛下膺明命中興邦家統緒之
傳宜歸聖子黃玠奏是詔從之王直得所賜金扣案
頓足曰此何等事吾輩愧死矣 秋七月殺太監阮
浪王堯時浪侍上皇南宮浪門下內豎王堯者往監
蘆溝橋浪以上皇所賜鍍金繡袋及束刀貽之堯偶
飲錦衣衛指揮盧忠家解衣蹴踘忠見刀袋非常製
命妻進酒醉之解其袋刀入告變謂南宮謀復皇儲
遺刀求外應上怒殺浪堯猶欲窮治不已忠屏人詣
卜者全寅筮之寅以大義叱之曰是大克兆或不足

曠忠懼乃佯狂學士商輅與司禮監太監王誠言盧
忠狂言不可信壞大體傷至性所關不小事得寢後
英宗復辟忠果伏誅寅山西安邑人少警性聰敏學
京房易占斷多奇中四方爭傳之正統中客遊大同
上皇既北狩陰遣使諭鎮守太監裴富富私問寅寅
筮得乾之初九附奏曰大吉可以賀矣龍君象也四
初之應也龍潛躍必以秋應以壬午浹歲而更龍變
化之物也庚者更也庚午中秋車駕其還乎還則必
幽勿用故也或躍應焉或之者疑之也計七八年當

必復辟午火德之王也。丁者壬之合也。其歲丁丑月壬寅日壬午乎。自今歲數更九。躍則必飛九者乾之用也。南面子衝午也。其君位乎。故曰大吉也。先欲奉上皇南還。朝廷率以爲詐。寅力言于石亨。亨與于謙協議奉迎而歸。及後復辟。其言皆驗。

四年春正月。吏部尙書何文淵罷。時言官劾文淵貪縱下獄。文淵自言易儲有功。詔書所云天佑下民。作之君。父有天下。傳之子。已所屬對也。乃令致仕。十一月。皇太子見濟卒。

五年夏四月。御史鍾同上疏請復儲。先是同嘗因待漏與儀制郎中章綸論易儲事。繼之以泣。至是遂上疏言宗社之本在儲位。宜復不宜緩。聞者躓之。五月下禮部儀制郎中章綸御史鍾同于獄。綸上修德弭災十四事。又曰。太上皇帝君臨天下十四年。陛下嘗親受冊封。爲臣子是天下之父也。陛下宜率羣臣。每月朔望及歲時節。且朝見于延安門。以極尊崇之道。而又復皇后于中宮。以正天下之母儀。復皇儲于東宮。以定天下之大本。疏上下錦衣獄。鞫訊體無完。

層御史鍾同先有言故併逮之。以進士楊集爲六安州知州。集上書于謙曰：姦人黃玠進易儲之說，以迎合上意，本逃死之計耳。公等國家柱石，乃戀官僚之賞而不思所以善後乎？脫章綸、鍾同死獄下，而坐享崇高如清議，何謙以示王文。文曰：書生不知朝廷法度，然有膽當進一級處之。進士選知州始此。謫給事中徐正成、鐵嶺衛正密，請召見便殿，屏左右言：今日臣民有望上皇復位者，有望廢太子沂王嗣位者，陛下不可不慮。宜出沂王于沂州，增高南城數

尺，伐去城邊高樹，宮門之鎖亦宜灌鐵，以備非常。上怒，謫成、御史高平亦言城南多樹，事叵測，遂盡伐之。時盛暑，上皇嘗倚樹憩息，及樹伐得其故，大懼復辟。後正平皆伏誅。南京大理少卿廖莊上言：宜篤親親之誼，時朝見上皇于南宮，上皇諸子，皇上之猶子也，亦宜令親近儒臣，以待皇嗣之生，使天下曉然知皇上公天下之心，不報。

六年八月，杖大理寺少卿廖莊、禮部郎中章綸、御史鍾同于闕，同死杖下。綸仍詣獄，謫莊定羌驛丞。先是

莊上疏忤旨至是赴京陛見上念及命杖之

英宗天順元年春正月壬午武清侯石亨副都御史徐有貞等迎上皇復位先是景帝不豫以儲位未定中外憂懼兵部尚書于謙日與廷臣疏請立東宮蓋謂復憲宗也中外藉藉謂大學士王文與大監王誠謀白太后迎取襄王世子十有一日都御史蕭維禎同百官問安于左順門外太監興安自內出曰若皆朝廷大臣不能為社稷計徒問安耶即日維禎集御史議日今日興安之言若皆達其意否衆曰是儲一

上無他慮矣衆還道作封事草會稿于朝衆謂上皇子宜復立惟王文意他有所屬陳循知文意獨不言李賢以問蕭鎡鎡曰既退不可再文遂對衆言曰今只請立東宮安知朝廷之意在誰維禎因舉筆曰我更一字乃更早建元良為早擇笑曰吾帶亦欲更也疏進有候十七日御朝之旨時武清侯石亨知景帝疾必不起念請復立東宮不如請太上皇復位可得功賞遂與都督張軌太監曹吉祥以南城復辟謀叩太常卿許彬彬曰此社稷功也彬老矣無能為矣盍

圖之徐元玉元玉徐有貞字也初名理以巳巳倡南
遷議朝廷薄之後更名有貞亨軌從其言遂往來有
貞家有貞亦時時詣亨人莫知也是月十四日夜會
有貞宅有貞曰太上皇帝昔者出狩非以遊畋爲國
家耳况天下無離心今天子置不問乃紛紛外求何
爲也如公所謀南城亦知之乎亨軌曰一目前已密
達之有貞曰俟得審報乃可亨軌去至十六日既暮
復會有貞曰得報矣計將安出有貞乃升屋覽步乾
象亟下曰事在今夕不可失遂相與密語人不聞而

是時會有邊吏報警有貞曰宜乘此以備非常爲名
納兵入大內誰不可者亨軌然之計定倉皇出有貞
焚香祝天與家人訣曰事成社稷之利不成門戶之
禍歸人不歸鬼矣遂與亨軌往會吉祥及王驥楊善
陳汝言收諸門鎗夜四鼓開長安門納兵千人宿衛
士驚愕不知所爲兵既入有貞仍鎖門取鎖投水竇
中百萬一內外夾攻事去矣亨軌亦惟有貞處分莫
知所爲時天色晦冥亨惶惑叩有貞曰事當濟否有
貞大言曰時至矣勿退率衆薄南宮門鋼不可啓扣

之不應，俄聞城中隱隱開門聲，有貞命眾取巨木懸之數十人舉之撞門，又令勇士踰垣入，與外兵合毀垣，垣壞門啓，亭軌等入見，上皇燭下獨出，呼亭軌曰：爾等何為？眾俯伏，台辭云：請陛下登位，呼兵士舉登，至兵士驚懼不能舉，有貞等助挽之，掖上皇登，以行，忽天色明霽，星月皎然，上皇顧問有貞等為誰，各自陳官職姓名，入大內門者呵止之，上皇曰：吾太上皇也，門者不敢禦，眾掖升奉天殿，武士以爪擊有貞，上皇叱之乃止，時黼座尚在殿隅，眾推之使中，遂升。

聖鳴鐘鼓，啓諸門，是日百官入候，景帝視朝，既入見，南城暨殿上呼譟聲，尚不知故，有貞號于眾曰：上皇復辟矣，趣入賀，百官震駭，乃就班賀，上皇宣諭之，眾始定，景帝聞鐘鼓聲大驚，問左右曰：于謙則既知為上皇，連聲曰：好好，明日上皇臨朝，請諸臣曰：弟昨日食粥，頗無恙，詔逮少保于謙，士文學士陳循、蕭鎡、商輅、尚書俞士悅、江淵、都督范廣、太監王誠、舒良、王勤、張玉下獄，命副都御史徐有貞以本官兼翰林院學士，直內閣典機務，尋晉兵部尚書兼職如故，出前禮。

部郎中章綸于獄擢禮部侍郎上以綸建議復諸出
之獄喜嘆良久遂有是擢丁亥殺少保兵部尚書
于謙于市先是巳巳城下之後石亨功不如謙而得
侯爵心媿之乃推謙功詔予一子千戶謙固辭且曰
縱臣欲爲子求官自當乞恩于君父何必假手于石
亨亨聞恚甚亨從子彪貪暴謙奏出之太同亨益啣
之徐有貞者常因謙求祭天景帝召謙避左右諭之
曰有貞雖有才然奸邪謙頓首退有貞不知亦狠謙
方上之復辟也有貞嗾言官以迎立晉藩議劾王文

且謙下獄所司勦之無驗金牌符敕見在禁中有
貞口雖無顯跡意有之法司蕭緝楨等阿寧輩乃以
意欲二字成獄文憤怒目如炬辯不已謙顧笑曰辨
生耶無庸彼不論事有無直死我耳獄具上猶豫未
忍曰于謙曾有功有貞直前曰不殺于謙今日之事
無名上意乃決遂與王文及太監舒良王誠張永王
勤斬東市妻子成邊徼謙有再造功上北狩廷臣間
主和謙輒曰社稷爲重君爲輕以故也先抱空質上
得還然謙禍機亦萌此矣景帝嘗賜謙甲第謙頓首

目去病豎子尙知此意臣獨何人而敢贊此不許及
置上前後所賜函書袍鎧弓劍冠帶之屬于堂而加
封歲時一謹視謙以國家多事寓直房不歸家謙
與中貴曹吉祥等共兵事氣陵之故小人無不憾謙
者謙既歿籍其家無餘貲蕭然僅書籍耳而正室鎖
鑰甚固則皆上賜也謙死之日陰靈翳天行路嗟嘆
吉祥麾下指揮朵耳者以觴酌地而揚吉祥恚朴之
明日復驕勳如故天下無不冤之都督范廣勇而知
義爲謙所在亨惡之并斬廣並論迎復功封武濟侯

石亨爲忠國公都督張軹爲太平侯張軹爲文安侯
都御史楊善爲興濟伯石彪封定遠伯充大同副總
兵以袁彬爲錦衣衛指揮僉事奪大同總兵郭登定
襄伯以爲南京都督僉事召廖莊于定羌驛賜還官
贈故御史鍾同大理左寺丞諡恭愍廢其子入太學
二月乙未朔皇太后誥諭廢景泰帝仍爲郕王歸
西宮廢皇后汪氏仍爲郕王妃欽天監奏革除景泰
年號上曰朕心有所不忍可仍舊書之郕王薨祭葬
禮悉如親王諡曰戾妃嬪唐氏等賜帛自盡以殉葬

命汪妃出居舊王府先是景帝卽位立妃爲皇后后無子有二女次妃杭氏生見濟景帝廢立時后泣諫以爲不可景帝竟立見濟而以杭氏爲皇后以后諫故幽之宮中至是上以郕王薨欲令妃殉葬大學士李賢曰汪妃雖立爲后卽遭廢棄與兩女度日若令隨去情所不堪况幼女無依尤可矜憫上惻然曰卿言是朕以爲弟婦少不宜存內初不計其母子之命而皇太子雅知妃不欲廢立意事之甚恭遂得出舊府太子又時時護持之悉得挾贊屬外二女育宮中

如故由是母子得全 三月封直內閣兵部尙書徐有貞爲武功伯兼華蓋殿大學士掌文淵閣事初于謙之獄中外咸側目有貞而有貞意殊自得請于石亨曰願得冠側注而從兄後石亨爲言之上上曰爲我語有貞但侈力不患不封也居旬日亨復言上乃下詔封之歲支祿一千一百石子孫世錦衣指揮使賜貂蟬冠玉帶旬月之間恩賜赫奕與石亨張軼埒夏四月復立元子見深爲皇太子 襄王曙墜來朝先是土木之變王兩上疏慰安皇太后乞命皇太

子居攝天位急發府庫募勇敢之士務圖迎復仍乞
訓諭郟王盡心輔政疏上景帝已立八日矣至是得
疏宮中上覽之感嘆手救取王入朝禮待甚隆王辭
歸上送至午門王伏地不起上曰叔父欲何言王頓
首曰萬方望治如饑渴願皇上省刑薄斂上拱手謝
曰敬受教六月逮徐有貞下獄曹吉祥石亨憾有
貞嗾諸閹巧詆數為險語觸上上殊不為動錦衣官
門達復劾其阿比排陷石亨詔執鞫之降廣東叅政
既有以飛章誘國是者其語徼多侵亨吉祥于是復

新上謂有貞實主使逮歸置獄窮達銀鍊無所得摘
其詰詞續禹神功語為所自草大不敬無人臣禮當
死以雷震奉天門宥為黔首謫戍雲南金齒有貞去
而曹石日益專橫矣

谷應泰曰土木之變司徒不戒車駕蒙塵九廟
震驚百官拔舍國無長君不幾青城五國乎郟
王膺統喪君有君天誘其衷擁駕還國當是時
新君有捉髮之迎故主效止郊之哭弟兄握手
且喜且悲夫蘇李相違河梁戀別聲椒偶值異

國班荆。矧在同氣。又何能已。棠棣之詩。所爲作也。弟又北而稽首。恭上璽紱。兄且自陳失德。不敢復事宗廟。以臣避君。弟不先兄。景能辭位。史著美談。實則大寶已登。南向讓三。西向讓再。抑又何傷焉。至于菟裘營室。吾將老焉。千秋之後。願屬梁王。舍賢與子。如上皇何。廢不復興。如天下何。而乃初聞返蹕。不欲郊迎。旋入南宮。復止朝賀。勢且嘖嘖焉。登臺授兵矣。不幾貪天之位。應憎寡兄。寧逼處此。繼乃授旨。廷臣廢深立濟。

忌餘祭傳札之言。貽德昭慶。歎歎之。漸君子謂。

王末路自同盜國。奪門之釁。身實名焉。若上皇者。亦宜追悔前愆。不預國事。夫平王東遷。春秋昭之。降爲王風。英宗身受祖宗重寄。輕信宵小。被繫北庭。幸而脫還。亦已得罪祖宗矣。辟之闢外之吏。棄帥而歸。封疆之吏。委城而走。高帝之法。尙當引繩批根。况在至尊短垣而自踰之乎。卽至景帝賓天。羣臣力請。英宗亦宜開論。至誠明予慚德。嗣王可輔。大統有人。玄宗出奔。靈武。

位道君北狩康構稱尊父子兄弟之間豈不
克全無憾者與而乃暮夜倉皇驅車踐位逼景
帝于彌留假闡弁于翊戴奪門二字英皇不得
正始景皇不得正終授受之際弟兄交失而况
升遐日月史無明文燭影斧聲不無疑案以至
革除帝號加戮于謙夫景受國有咎非少帝昌
邑之比而謙功在社稷豈產祿舞慶之徒乎觀
其軫念孳髮撫恩弱息豈箕爪蔓之涕又何淫
淫也始知曹石所謀不減小人貽誤人國刻傳

寡恩如是哉獨惜于謙者百折不回于社稷無
君之日不能出一言于東官易位之辰處人骨
肉自古其難漢留唐鄂所由擅美千載也



紀事本末卷之三十六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際科

男

際第訂

曹石之變

英宗正統六年春正月以定西侯蔣貴為征蠻將軍
太監曹吉祥監軍兵部尚書王驥提督軍務郎中侯
璉主事楊寧隨軍贊畫討思任發吉祥樂州人出王
振門下至是監軍號都督多選降丁騎射以從此內

臣總兵之始也

十二年春二月以都督僉事石亨為左叅將守萬全
亨潯南人伯父巖竟河衛指揮僉事無子亨嗣亨善
騎射有膽略方面豐軀美髯及膝提大刀輪舞如飛
每從征挺刃先登輒立奇功累官都指揮使姪彪亦
驍勇能挽強弓善揮斧以官舍從亨有功授大同衛
鎮撫是年亨為都督僉事彪亦為指揮使從亨叅謀
十四年春正月命太監曹吉祥監寧陽侯陳懋軍進
討鄧茂七餘黨悉平之

事見平
浙閩寇

七月北狩八月太

后命郕王權總國事逮宣府總兵楊洪萬全左叅將

石亨繫錦衣獄 九月郕王即皇帝位出楊洪石亨

于獄命亨總京營兵 十月也先犯京師于謙石亨

分營城北也先縱騎剽掠焚三陵殿寢祭器逼宣武

門南逾蘆溝橋散劫下邑謙督軍出德勝門背城而

戰時孫鏜范廣皆小捷而亨功為第一也先宵遁亨

復追擊至定州清風店敵懼且出倒馬關亨使給曰

石將軍行未至來者皆假將軍名耳敵以為然皆反

戰亨彪合擊之大敗始知石將軍在也皆倉皇盡棄

其羊馬輜重自紫荆關遁出當是時亨彪名震幕北
矣既論功封亨武清伯尋進侯彪都督僉事為大同
左叅將

景泰元年閏正月命鎮朔大將軍石亨都督范廣率
兵出大同宣府尋召還 八月石亨楊洪率師分道
出紫荆居庸關 始立團營以曹吉祥劉永誠節制
諸軍此內臣總京營之始也

三年春正月普化可汗與乜先仇殺石亨請率兵出
宣府大同討寇復仇不許

天順元年春正月景帝不豫會當郊使石亨攝名命
于榻前亨見帝委頓狀出與張軌張輓謀謂帝疾必
不起不若迎復上皇陰約徐有貞結太監曹吉祥蔣
冕內白皇太后外為飛語言于謙且與王文謀立襄
世子為東宮遂率其羣從子弟家兵與吉祥等夜叩
南城進上皇復辟乃諧于謙於上殺之論奪門功又
第一進封忠國公召彪大同以為都督同知充遊擊
將軍其家人石寧等數十人皆授指揮千百戶時吉
祥已晉司禮監矣姪欽封昭武伯鐸鉉鏞皆都督此

內臣子弟封爵之始也。三月以戶部侍郎陳汝言為兵部尚書，汝言附石亨曹吉祥謀奪門，故亨薦用之。及理部事，益阿比，表裏為奸。亨嘗功陞賞，不下四千餘人。天下都司及邊吏爭趨之。夏四月，石亨張輓請盡罷各邊省巡撫及提督軍務等官，從之。逮巡撫大同都御史年富下獄。上問李賢曰：年富何如？賢曰：行事公廉，在彼能革宿弊。上曰：此必石彪憚富不得遂其私耳。賢曰：陛下明見，真得其情。由是富得致仕歸田里。削都御史王茲籍，安置江夏。石亨忌

茲，嗾言官論其犯闕也。五月，石亨擅令守關軍放歸，徐有貞、李賢言于上，命別遣兵戍之。御史楊瑄劾太監曹吉祥忠國公，石亨奪民田，且言其怙寵擅權之罪。上顧徐有貞、李賢曰：御史敢言如此，國家之福也。曹吉祥在旁，慚懼已盛，怒欲罪之。上不許。及亨出兵歸，聞之，怒訴御史言不實，意賢有貞主使，乃激吉祥曰：今在內惟爾，在外惟我，賢等欲排陷，其意可知矣。初，吉祥見亨嘗濫恩賞，頗不平，恒訐其短。至是聞亨言，勢復合。六月，曹亨見御史張鵬、周斌交章劾

石亨諸不法事，疏未上，給事中王鉉知之，潛告亨。亨與曹吉祥馳訴上，謂鵬乃已僂，寃張永猶子，今結御史爲永報仇，上震怒，御文華殿，悉收諸御史，面詰之。斌執彈章且誦，且對言亨事，且有驗。上曰：「事卽實，汝曹何不早言之？」下錦衣獄，問訊瀕死。逮大學士徐有貞、學士李賢、都御史耿九疇、下錦衣獄。初，有貞得首輔，欲立功名，自異，稍與石亨左。李賢入閣，力助之，知無不言。曹吉祥不能堪，會御史張鵬等既詔獄，給事中王鉉錦衣指揮門達，乃上疏言九疇、阿彌有

貞賢、瑛、御史排陷石亨，吉祥復乘間頓首言：「臣等萬死一生，迎復皇上，內閣必欲殺臣，伏地哭不起。」上從之，乃逮有貞等，置于理。會京城大風雹，拔木壞屋，走正陽門下馬牌于郊，吉祥門老樹皆折，亨家水深數尺，餘翼日，乃降。有貞賢、叅政九疇、右布政張鵬、楊瑄等從末減，戍邊衛。旣而上曰：「近日行事，惟有貞一人，李賢不可去，命召還。」以贊善岳正直文淵閣，正以吏部尚書王翱薦，召見文華殿，特用之。正出赴閣，至左順門，石亨張輒自外入，愕然曰：「何以至此？」正不敢

對時亨軌已不平比入見上曰今內閣朕自求得一人問爲誰上曰岳正亨軌陽賀上曰官卑奈何亨軌因奏曰陛下陞正亦甚易但姑試之果稱職未晚也上默然秋七月有投匿名書指斥時政者石亨曹吉祥請上出榜募能捕告者賞以三品職令內閣撰榜格岳正言于上曰爲政自有體盜賊責兵部奸宄責法司豈有天子自出榜募購之理時吉祥在傍請甚力上徐曰正言是也已而亨等譖徐有負怨望謫戍金齒謫內閣贊善岳正爲廣東欽州同知初正

入值文淵閣上嘗召問曰卿何以輔朕正曰今內閣武臣權過重上領之正退語曹欽石彪令謝兵歸第欽彪走告吉祥吉祥詣上垂泣免冠請死具道所由上曰無之乃召正責其漏言正曰固也臣觀二家必有背叛之滅卽今無可救之誅臣欲全君臣其難情故令早自爲計上不悅會奉天門災上命正草詔罪已歷陳奸邪蒙蔽狀亨見之怒遂指爲謗訕管內批有是謫兵部尙書陳汝言者故恨正復中以私事成蕭州衛陳汝言阿曹吉祥意取還征雲貴兩廣降

下 九月敕左順閹者今後非有宣召總兵官不得
輒入先是石亨張軌怙寵干請無算一日率千戶盧
匪彥敬入侍文華殿上問爲誰亨曰此臣腹心也迎
復功二人居多立請擢二人錦衣指揮使工部侍郎
孫弘亨鄉人以亨薦得官復請以爲尙書上曰且使
侍郎再遷則尙書矣亨出曰一遷尙書何不可者乃
再遷耶其驕恣如此上亦頗知亨然念其功間屏人
語大學士李賢賢對曰權不可下移惟獨斷乃可旣
又與賢語及奪門功賢對曰迎駕則可奪門二字豈

可傳示後世陛下順天應人以復大位門何必奪且
內府門寧當奪耶當時亦有以此事邀臣者臣辭不
與上驚問故賢對曰景皇帝不起羣臣自當表請陛
下復位此名正言順無可疑者何至奪門假事泄此
輩固不足惜不審置陛下於何地此輩藉陛下圖富
貴耳豈有爲社稷之心哉上大悟寢疎之 十月李
來近邊求食石亨請領兵巡邊襲之取寶璽以李賢
言止不行 十一月逮兵部尙書陳汝言下錦衣獄
籍其家給事中高明等交章劾汝言怙勢亂法賊私

籍甚故逮之上命所司陳籍汝言物于大內廡下召大臣入視且曰景泰間任于謙久籍汝無餘物汝言不其得賂多若是耶時上怒甚色變石亨等皆俛首自是上漸悟謙冤而惡亨等矣初謙之死也皇太后不及知後爲上備言迎立外藩之誣上疑之每詰亨輒吉順等皆對曰臣亦不知徐有貞向臣言耳由是上深惡之輒尋死

二年春正月三大營將石亨曹欽言太僕亟徵諸衛馬非便請隸兵部太僕卿程信執奏言太僕職專馬

政高廟有旨馬數不令人知今隸兵部使馬之登耗太僕不與聞脫肘腋變生馬不備給孰任其咎兵部愚亦以爲言詔復其事歸太僕夏四月復設督鎮巡撫官初石亨以文官提督軍務武臣不得逞請罷之邊徼騷然軍無紀律上謂李賢曰朕初復位時奉迎之人皆以此爲不便今乃知其謬也

三年春正月大同總兵石彪誣奏都御史孝秉坐除名八月定遠侯石彪有罪下獄彪之出鎮大同也禦寇磨兒山斬犯禿王舉其衣甲旗識大敗之三山

墩以功封定遠伯召還其明年寇屯賀蘭山又使彪往彪與寇戰安邊營追至昌平墩大敗之坐馬澗半坡墩轉戰六十餘里斬鬼力赤平章擒獲無算又召還進侯彪至京會北使入貢者見彪于朝羅拜稱石王其威望如此然性陰狡克暴在大同素侮總兵官總兵官因彪嘗奏城威寧海子遂爲流言稱彪有異志上固疑彪屢有功屢召還彪乃陰使大同千戶楊斌等五十人詣闕乞留爲鎮守上知其詐下彪獄詞連京上猶念亨功宥之惟罷其兵權令以本籍歸第

四年春正月彗星見日暈錦衣指揮遂臬上言石亨怨望與其從孫石俊謀不軌上以章示羣臣遂下錦衣獄初亨見上稍疎斥懷怨望嘗往來大同假紫荆關謂左右曰若塞此關守之據大同京師何由得至一日退朝歸私第語盧旺彥敬曰吾所居官皆爾等所欲爲者旺敬不知所謂對曰旺敬以公得至此他何敢言亨曰陳橋之變史不稱其篡爾能助吾吾官非爾官乎旺敬股慄莫敢對會替人童先出妖書曰惟有石人不動勸亨舉事亨謂其黨曰大同士馬甲

天下吾撫之素厚今石彪在彼可恃也異日以彪代李文佩鎮朔將軍印專制大同北塞紫荆關東據臨清決高郵之堤以絕餉道京師可不戰而困矣遂請以盧旺守裏河及亭來寇延緩上命亭往禦之先又力勸亭亭曰爲此不難但天下都司除代未周待周爲之未晚也先曰時者難得而易失亭不聽先私謂所親曰此豈可與成大事者會彪敗上猶念亭功置不問罷其兵而亭之謀漸急事益露其家人上變告亭謀反逮治之死獄中斬彪于市其黨童先等俱坐

必先是上使工部爲亭營宅至三百餘間上登翔鳳樓恭順侯瑾撫寧侯永侍上指宅顧問永謝不知瑾曰必王府耳上笑曰非也瑾頓首曰非王府孰敢上顧太監裴當曰人乃不敢言石亨亨生子彌月上召見摩其項曰虎兒也善撫之朕行與卿結婚姻取金鎖繫兒項名曰鎖定侯蓋諷云

五年秋七月太監曹吉祥及昭武伯曹欽及殺恭順侯吳瑾都御史寇深懷寧伯孫鏜兵部尙書馬昂率兵討平之吉祥欽俱伏誅方石亨之敗也上命由亨

有功以進者許自首革吉祥念與亨同功亨敗已且
不得獨完因日獮諸降丁金帛倚爲腹心諸降丁亦
念已由吉祥有功進一旦不測身且隨後相與爲死
黨吉祥之客有馮益者欽一日問曰自古有宦官子
弟爲天子者耶益曰君家魏武蓋中官節之後欽大
喜出其妻行酒馮先生由是陰畜異志未發也錦衣
百戶曹福來曾役欽家常之外貿易欽慮其洩遣福
來妻告福來病狂出走錦衣拍揮逮梟奏捕之欽又
遣家人亮追獲福來篋楚瀕死廷臣疏劾欽上是之

出彈文示欽曰速改過不悛罪無赦而下諭廷臣守
法無有專縱似欽者先是石彪得罪上亦先諭羣臣
欽以故大懼又逮梟伺欽甚急會是月李來寇其涼
上使懷寧伯孫鏜統京軍往征之兵部尙書馬昂監
其軍擇庚子昧爽出師于是欽與諸昆季其黨都督
伯顏也先數十人謀曰縣官持我急不發我爲石彪
續矣遂分勒歿士番漢軍五百人約以是日昧爽朝
門開則擁殺鏜昂奪門入此時吉祥素所部禁兵且
可爲內應謀定以其夕飲諸降丁酒厚贈之酒半夜

可二鼓鏜與恭順侯璋廣義伯琮方待漏朝房都指
揮完者禿亮從欽席上亡走見瑾琮告變瑾琮趨告
鏜相與夫匿他所手作奏投門鏜聞上上止開門絕
入吉祥鎖繫之欽不知也與弟鉉鏘鏘率番將伯顏
也先至東長安門門閉欽知事泄卽召死士馳至遂
杲門杲方出斬之碎其屍杲故吉祥黨被恩遇素厚
後爲上伺欽欽大恨都御史寇深亦善欽旣乃與言
官疏劾之欽亦以爲恨與鏘馳入西朝房索深斫深
肩破其身爲兩時長安街中甲卒馳驟入朝者以爲

征西軍也及訊知各恠散去大學士李賢待朝東朝
房欽復馳索之戶外之聲洶洶賢驚出則甲而刃者
數人一人砍賢肩傷耳刃跣擊賢背少選欽持逞杲
頭來叱刃者執賢手曰今日直爲此激變非得已也
可爲我草疏進上亡何又執尙書王翱賢乃就翱所
索紙爲草疏同翱投入長安左門隙門堅不啓欽以
之守衛軍拆御河之岬磚以壘門欽往來嘯呼擬
刃者數舍之馳去又索馬昂不得時已昧爽矣懷寧
伯鏜謂其子軌若弘曰若號于道有獄賊反獲者得

厚賞征西軍可集也已稍集至二千人甲兵具鏜曰
不見長安門火即曹欽謀反兵少擊殺者予金皆曰
諾工部尚書趙榮被甲躍馬奮呼市中曰能殺賊者
從我從者亦數百人鏜之東安門逐賊欽退屯東華
門鏜接戰鏜軍銳甚賊衆披靡自辰至午擊斬鏜欽
中流矢劓巨振策馳恭順侯瑾將五六騎出覘賊卒
與遇力戰欽還駐東大市街相拒至酉欽以百餘
騎往來馳突者三官軍環結自潰鏜執斬潰者以狗
發神臂弓射之遂追斬欽鏜子軌遇欽于道奮砍中

其膊軌亦死欽懇率騎還攻朝陽門不克走安定東
直齊化諸門門盡閉大雨夜竄歸鏜督兵與戰馬昂
以精兵殿會昌侯孫繼宗兵文集慶戰軍士奮呼而
入欽迫投井歿鏜見殺遂屠其家親黨同謀一時盡
死捷聞上以是夕御午門下吉祥都察院獄明日磔
于市且追磔欽鏜鏜鉉伯顏也先馮益湯序伏誅餘
並流嶺南有賀三老者欽妻父也見欽勢盛絕不與
通欽嘗欲爲求一官力辭不可欽敗姻黨株連三老
獲免八月進伯孫鏜爲懷寧侯馬昂王翱李賢並

加太子少保完者禿亮爲都督將士陞賞有差追封
吳瑾梁國公諡忠壯贈寇深少保諡莊愍以擒賊詔
示天下布寬郵開言路時李賢奏言曹賊就擒此非
小變宜詔天下一切不急之務悉予停罷又言自古
治朝未有不開言路者惟奸邪之臣惡其攻已必欲
塞之以肆其非上曰此石亨曹吉祥實爲之今宜列
之于詔使天下聞知

谷應泰曰石亨石彪驍勇善戰有隴西李氏之
風使之卧虎非陞自當匹馬不南矣帝旣北狩

也先再薄京師陵寢崩摧祭器灰燼朔騎憑陵
目無中國于謙督軍九門亨彪轉戰甚力德勝
安定彰義清風店劉馬關諸捷軍聲復振也先
諸部慟哭出關旣懼且悔乃擁還上皇以結好
中國戰之力也旣而龍歸興慶幕徙南庭亨彪
窺伺君側逆知不起合謀曹寺取功奪門李賢
有言陛下應天順人門何必奪當前星已隕震
位久虛聖敬方躋乾符奪筭上天垂象蓋可見
矣卽在景帝憑展羣臣憂懇或心歸沂邸或意

屬○襄○籓○然○而○襄○王○自○外○入○內○憲○宗○以○子○先○父○則○
上○皇○之○必○能○復○辟○不○待○仰○步○乾○象○而○後○決○也○一○
且○挾○萬○乘○之○尊○行○僥○倖○之○事○乘○晦○勒○兵○登○垣○掖○
駕○萬○一○謀○臣○不○謹○邲○邲○預○知○曹○石○之○肉○其○足○食○
乎○邀○天○之○幸○私○爲○己○功○吉○祥○蒙○狐○趙○之○助○享○彪○
受○蕭○曹○之○賞○功○以○倖○成○福○以○滿○敗○當○其○請○官○卿○
貳○建○第○長○安○武○安○侯○之○除○吏○竇○都○鄉○之○沁○園○曹○
石○此○時○帝○固○已○芒○刺○在○背○矣○于○時○彪○鎮○大○同○亭○
守○延○緩○分○控○要○害○屢○斬○名○王○捷○聞○幕○府○帝○輒○名○

還○帝○既○疑○石○石○遂○自○疑○妖○言○遽○興○同○悲○黃○犬○向○
使○石○氏○無○奪○門○之○功○亨○彪○豈○少○通○侯○之○賞○積○勞○
汗○馬○以○功○名○終○石○氏○子○孫○雖○至○今○存○可○也○吉○祥○
無○尺○寸○微○勞○欽○鐸○鏞○鉉○蟬○貂○簪○玉○稍○加○抑○裁○輒○
生○怨○望○犯○闕○稱○兵○反○形○尤○著○易○著○負○乘○詩○歌○相○
鼠○身○族○誅○滅○固○其○宜○爾○嗟○乎○方○其○論○吉○祥○之○功○
曹○欽○身○膺○五○等○未○幾○論○誅○吉○祥○之○功○懷○寧○又○進○
列○侯○高○帝○白○馬○之○盟○唐○叔○桐○圭○之○賜○稍○稍○凌○遲○
衰○微○矣○英○宗○間○關○險○阻○再○御○萬○幾○祭○則○寡○人○有○

同○王○振○至○天○順○五○年○始○下○詔○悔○恨○曹○石○君○子○以○
為○不○勝○其○悔○也○

[Faded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七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男

際科

際第

訂

汪直用事

憲宗成化十三年春正月置西廠命太監汪直調刺
外事汪直者大藤峽猺獠也猺賊平直以幼男入禁
中為昭德宮內使尋堂御馬監事年少黠譎上寵之
先是妖人李子龍以左道惑衆內使鮑石鄭忠敬信

之負緣入內府時引至萬歲山觀望謀不軌錦衣官
校發其事伏誅自是上銳意欲知外事乃選錦衣官
校善刺事者百餘人則置廠於靈濟宮前號西廠承
樂中盡僂建文諸臣懷疑不自安始設東廠至刺奸
至是名西廠以別東廠也縱直出入分命諸校廣刺
督責大政小事方言巷語悉採以聞二月籍沒福
建都指揮楊暈家暈少師榮曾孫也居鄉逃罪入京
師錦衣百戶韋瑛故無賴冒內官常姓者從征延綏
陞百戶至是詣汪直報之謂暈家貲巨萬常殺人將

招納亡命下海直喜發卒捕之詞連兵部主事楊仕
偉中書舍人董瑛俱下獄瀕死暈竟斃復遣瑛籍其
家三月左都御史李賓奏擬妄報妖言者坐斬時
西廠旗校以捕妖言圖官賞無籍者多爲賈書誘愚
民行事者捕之加以法外之刑冤死相屬無敢言者
故賓奏之夏四月汪直令韋瑛執左通政方賢太
醫院判蔣宗武下西廠獄禮部郎中樂章行人張廷
綱使安南還刑部郎中武清廣西勘事還浙江布政
使劉福起復至京汪直並令韋瑛執繫之御史黃本

雲南貴州清軍刷卷還。汪直令韋瑛搜得象笏一執，送錦衣衛問爲民。五月罷西廠。時汪直開西廠羅織數起大獄，臣民悚慄。大學士商輅疏言：近日伺察太繁，政令太急，刑網太密，人情疑畏，洵洵不安。蓋緣陛下委聽斷於汪直，而直又寄耳目於羣小也。中外騷然，安保其無意外不測之變。往者曹欽之反，皆遂果有以激之。一旦禍興卒難消弭，望陛下斷自宸衷，革去西廠，罷汪直以全其身，誅韋瑛以正其罪。疏入，上怒曰：「內豎輒危天下！」太監懷恩傳旨詰責甚

厲。輅曰：「朝臣無大小，有罪皆請旨收問，直敢擅逮三品以上京官，大同宣府北門鎖鑰，守備不可一日缺。」直則一日擒械數人。南京祖宗根本重地，留守大臣直輒收捕，諸近侍直輒易置，直不黜，國家安得不危。恩齧指而退，奏上，上立命去西廠，召懷恩數直罪責之。謫韋瑛戍宣府。兵部尚書項忠削籍爲民。初，汪直掌西廠，士大夫無與往還。左都御史王越因西征識韋瑛，遂深相結，日往伺直。吏部尚書尹旻偕諸鄉貳欲詣直，屬越爲介。旻見直相率諸卿貳叩頭出，直

大悅。一曰項忠途遇直，既過覺之，追及下輿謝，忠不為禮，尋辱忠於朝，復遣校卒直上堂，辭色甚厲，忠亦不為禮，而王越謀代忠，又毀短之，直以是卿忠日掇拾其事，危甚，忠具疏，倡九卿劾奏，直令武選郎中姚璧持赴，旻署名，旻曰：「本項公所撰，當以兵部為首，璧曰：『公六卿長也。』旻怒曰：『今日亦知六卿長乎？』即遣人報韋瑛，直愈怒，思有以申忠，會千戶吳綬者先在楚軍，撓法，忠遂殺綬，綬從直營求書記，頗工文詞，直喜，得授錦衣副千戶，及西廠罷，上有時密召直察外間事。

直因以吳綬能文事，封進，遂命綬於鎮撫司問刑，直乃喚東廠官校發江西都指揮劉江指揮黃賓事，誣搆忠，給事中郭鏜御史馮馨附直交論，忠違法，忠廷辯慷慨不少屈，獄成，竟坐削籍，璧亦降調，璧故尚書夔子也。六月，以御史戴縉王億言復西廠，命汪直仍刺事，縉言近年災變洊臻，未聞大臣進何賢，退何不肖，惟太監汪直釐奸剔弊，允合公論，而止以官校韋瑛張皇行事，遂革西廠，伏望推誠任人，命兩京大臣自陳去留，斷自聖衷，上悅。時縉九年不遷，以覲進。

故頌直其自陳一事尤直所喜蓋直常惡商輅李賓
難於施行也億言汪直所行不獨可爲今日法且可
爲萬世法天下聞而唾之大學士商輅尚書薛遠
董方左都御史李賓並致仕以王越爲兵部尚書兼
左都御史掌院事時越附汪直嗾御史馮權排諸大
臣輅既致仕遠等相繼自陳去十一月以御史馮
權爲大理寺丞戴縉爲尚寶司少卿縉尋擢僉都御
史王億爲湖廣按察副使
十四年夏五月汪直奏請武舉設科鄉會殿試如進

士例秋七月兵部右侍郎馬文升撫遼尋還京先
是海西兀者都指揮散出哈上書言開原驗放管指
揮索其珍珠豹皮命遼東守臣勸之管指揮者懼會
散出哈疑察人貢指揮賄之察乃言其謀散出哈
聞之怒謀聚衆入犯遼守臣乃譯番書招散出哈來
廣寧面質之散出哈遂率所部欲由撫順關進赴廣
寧時叅將周俊守開原恐散出哈至則事泄遣使馳
報廣寧守臣詭云海西人素不由撫順進恐啓他日
之患守臣不虞其詐也卽阻之散出哈已入關聞之

大怒折矢誓恨去而遼左諸衛故有執殺董山之怨
既藉海西之勢遂留散出哈相煽結合兵又邊勢漸
熾汪直惑於王英謂往撫可邀大功上欲遣之懷恩
以直年少喜功同羣昌至南閣集尚書余子俊侍郎
馬文升議僉言彼既有使入貢又屠其家今若何可
以消弭或言酬以大官文升曰官不足以釋其忿且
宋以李繼遷爲京官遂至西夏之患懷恩曰然則遣
大臣同大通事往撫之衆百口諾既傳旨命馬文升
唐升往直令王英與俱文升謝之直深以爲恨文升

疾馳至撫順縱貢使重陽歸諭其衆使知朝廷德意
尋召其部長聽宣璽書慰勞備至已而海西復縱兵
寇掠文升擊敗之旋撫定事聞直言旣受撫何又入
寇終信王英言請自往諸部聞直聲勢久無一人出
聽撫者直至開原文升在撫順直不與之接於是文
升所招兀者野人堵里吉三百餘人皆怒欲歸參將
周俊恐敗事謂直曰不可不請馬侍郎來直乃遣人
邀文升文升馳至直曰若之何文升曰太監旣至此
屬卽太監招出者也何間彼此直揣知事不易聽文

升言犒之遂與文升俱歸遼陽會聞於上秋七月
江西人楊福僞稱汪直伏罪福嘗爲崇府內使隨入
京旣而逃還過南京遇所識者謂其貌酷似直福乃
詐稱爲直而所識者卽僞爲校尉自蕪湖乘傳給廩
歷常蘇由被州抵四明有司及市舶官皆屏息奉命
威福大張旣至福州爲鎮守太監盧勝所覺執問如
律

十五年夏六月命汪直同刑部尚書林聰卽訊遼東
事逃兵部侍郎馬文升下錦衣獄謫戍重慶初

巡撫遼東行事垂方文升更置之約束不得動汪直
至遼東鉞戎服伏道左除道飾厨供帳鮮麗文升獨
與直抗禮願指左右左右多譽鉞毀文升鉞又乘間
譖之會給事中張良劾鉞激變屬部逮至京鉞賂直
言海西皆以文升禁農器不與交易故屢寇邊直遂
奏文升妄啓邊釁擅禁農器仍遣直同聰往訊直繆
致恭敬深自結納於聰聰上報竟如直言然文升所
禁鐵器非農器也秋七月命汪直行邊冬十月
遼東巡撫陳鉞請討海西以撫寧侯朱永爲總兵陳

欽提督軍務汪直監之直既至遼東有頭目郎秀等四十人入貢遇直於廣寧直誣以窺伺掩殺之出塞掩不備焚其廬帳而還以大捷聞論功加汪直歲祿監督十二團營朱永進保國公陳鉞戶部尚書已而海西諸部以復仇爲辭深入雲陽清河等堡殺掠男婦皆支解以徇邊將歛兵不出鉞隱匿不以聞以太僕少卿王宗彞爲僉都御史巡撫遼東宗彞故大學士文子也以郎中督餉遼東阿汪直得驟進

十六年春正月給事中孫博上言東西廠緝事檮校

多舉細故中傷大臣旗校本厠役之徒大臣乃股肱之任傷國體非治世事疏入切責三月命太監汪直保國公朱永尚書王越率兵出塞襲敵於威寧破之越封威寧伯夏四月巡按遼東御史強珍上疏劾太監汪直總兵侯謙巡撫陳鉞前失機隱匿罪於是都給事中吳原御史許進等亦以鉞爲言比之黃潛善賈似道詔罰鉞俸鉞因怨王越掌院事縱珍而汪直適巡邊還京鉞郊迎五十里訴珍承越意旨見劾直怒越亦來迓不見越巡撫遼東王宗彞遂阿直

意誣珍妄奏械珍至京下錦衣衛獄戊遼東秋七月汪直議征安南時安南累歲侵擾占城占城遣使入奏請討之直因獻取安南之策郎中陸容上言安南臣服中國已久今事大之禮不失叛逆之形未著一旦以兵加之恐貽禍不細直意猶未已傳旨索永樂中調軍數時劉大夏在職方故匿其籍徐以利害告尚書余子俊力言沮之事乃寢

十七年秋八月亦思馬因寇大同以威寧伯王越佩征西前將軍印鎮守太監汪直監其軍冬十月巡

撫宣府都御史秦紘密疏汪直縱旗校擾民上釋之紘既抵宣府直亦以事至聲勢烜赫他巡撫官率屈禮紘獨與抗直亦不為較紘乃密疏論直後直還上問各撫臣賢否直獨稱紘廉能上以紘疏示直直叩頭伏罪稱紘賢不置

十八年春三月復罷西敵先是有盜越皇城入西內東敵較尉緝獲太監尚銘以聞上喜甚厚賜資直聞怒曰銘吾所用乃昔吾獨擅功思有以償之銘懼潛以直備禍事達於上上自直行後李孜省用事萬安

結昭德宮。頗攬權惡。直浸淫。上亦漸疎之。於是科道交章奏西敵苛察。非國體。萬安亦謂宜罷。劉珣不可。上竟罷西敵。中外欣然。珣有慚色。秋八月。調成寧伯王越守延綏。都督許寧代。時萬安恐汪直為越所誘。求復用。故有是調。

十九年夏六月。調汪直南京御馬監。直與總兵許寧不協。怒撫郭鏗以聞。故有是命。方直之貴盛也。車蓋所至。有司迎候不及。動遭箠撻。率皆預治具。夙戒以待。使僕從皆醉飽。直然後稅。至是被調。過州縣。有

皆避之。直困頓。仰臥公館。孤燈熒然。有知州裴泰者。向供具甚肅。且備迺迎。謁上官。遇直。直喜。求食。曰。吾非復前比矣。吾南行。上意未可測。旦日發。得馬夫足矣。泰拱手而立。秋八月。御史徐鏞上疏劾汪直欺誑罪。曰。汪直與王越陳鉞結為腹心。自相表裏。肆羅織之文。振威福之勢。兵連西北。民困東南。天下之人。但知有西廠。而不知有朝廷。但知畏汪直。而不知畏陛下。漸成羽翼。可為寒心。乞陛下明正典刑。以為奸臣結黨怙勢之戒。上深納其言。汪直有罪。罷削王越

威寧伯追奪浩券編管安陸州兵部尚書陳綬工部
尚書戴縉錦衣指揮使吳綬革職爲民起前兵部尚
書項忠復其官召還馬文升以爲左副都御史巡撫
遼東初江直用事久勢傾中外天下凜凜有中官阿
丑善談諧恒於上前作院本頗有譎諫風一日丑作
醉者醜酒狀前遣人伴曰某官至醜罵如故又曰駕
至醜亦如故曰汪太監來醉者驚迫帖然旁一人曰
駕至不懼而懼汪太監何也曰吾知有汪太監不知
有天子又一日忽效直衣冠持雙斧趨殿而行或問

故答曰吾將兵惟仗此兩鉞耳問鉞何名曰王越陳
鉞也上微哂自是而直寵衰矣及其罷斥中外莫不
快之尋尚銘亦有罪黜籍其家得貲數萬輦韋瑛謫
萬全衛計要功起用自撰妖言誣巫人劉忠興十餘
人不軌會鞠得白瑛伏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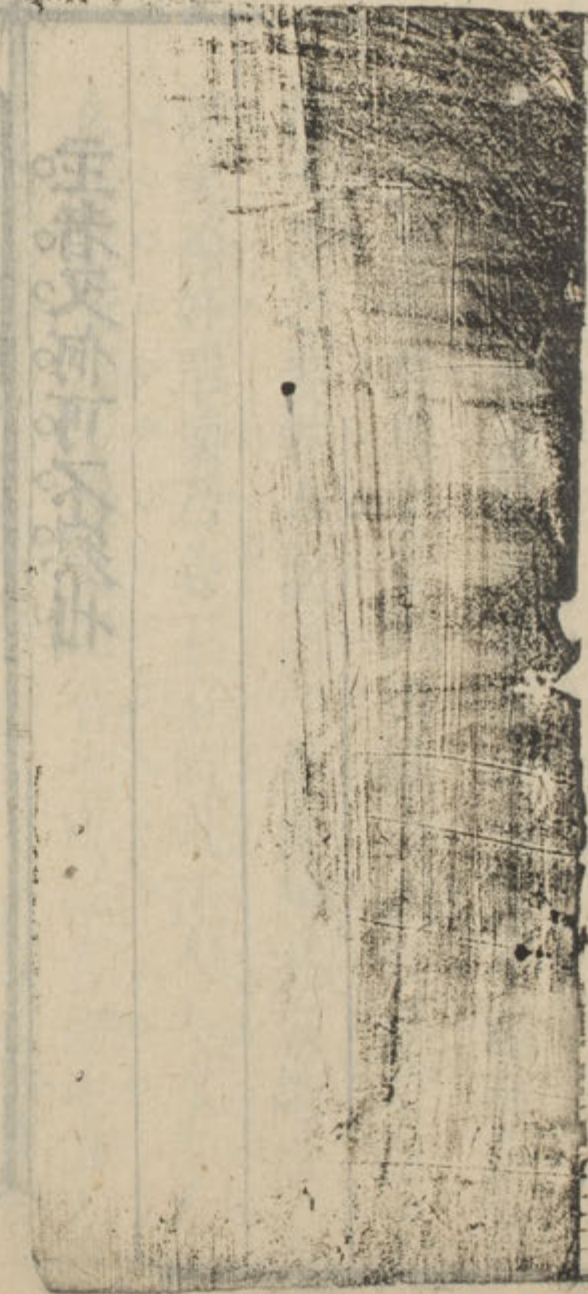
谷應泰曰有明百餘載海內乂安朝野蒙業太
阿潛移刑人執柄中官之禍屢作至憲宗命汪
直設西廠喟然廢書嘆曰嗟乎法之涼也國制
亂矣夫千尋之木必有壞枝徑尺之壁必有微

暇故葑纒寒聰垂旒蔽明山澤納汚國君含詭
魏張武之金錢隱河東之酒過所以匿疵呈瑜
鼓策羣力也國武好言人過君子知其見殺隋
文苛細繩下識者陋其貽謀乃欲刺事暮夜誦
人牀第方言巷語競入宸聰瓜蔓枝連立成大
獄不知竹筩鉤鉅賢吏薄之謂其行衰俗惡况
以萬乘之尊行攻訂之智乎而且委柄匪人寄
權近寺招致奸民顯行繫械其始也李膺破柱
將閭呼天因而權歸北寺獄奏黃門禍發清流

際同白馬繼也薑桂皆鋤脂韋成習呈身官掖
屈膝私人中官勢成而主上孤立矣憲宗躬法
恒靈養奸甫節卿貳大臣直皆收問局司近侍
直得更張檻車逮治南署空曹縱騎行邊北門
不守明世中人多竊寵靈亦未有顯挈利器授
人斷割如憲宗者昔高皇帝罷錦衣衛獄焚其
械具垂示子孫刑人於市以明大公勿幽置禁
闈委命奄嬖也西廠繼罷弊不復革瑾讀直書
魏傾善類至懷宗手平內亂晚年東廠羅捕無

遺商鞅治秦道無偶語元濟竊蔡火不夜燃斯
亦酷吏哀痛之風衰國亂亡之漸也彼汪直以
大藤猩賊幼畜禁中不思日磔寶瑟之忠妄有
祿山赤心之詐酷好用兵輒開邊釁海西一獄
幾激降人而垂羽北陲邀功南服不知南海明
珠寂寥久矣馬文升撫順推功劉大夏安南焚
籍大臣之委蛇人國固如是也阿丑誣諸悟主
談笑除奸覃懷乃心王室倚毗正人夫亦寺人
女子之流淳于偃孟之智也與談言微中識人

王者又何可不察也



紀事本末卷之三十八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際科

男

際第

平鄖陽盜

憲宗成化元年夏四月荆襄盜劉千斤反荆襄之士游為鄖陽鄖古麋國春秋時為楚附庸地多山元至正間流賊作亂終元世竟不能制明初命鄧愈以大兵勦除之空其地禁流民不得入然地界湖廣河南

陝西三省間又多曠土山谷皖塞林菁蒙密中有草木可採掘食正統二年歲饑民徙入不可禁聚既多無所稟約束中巧黠者自相雄長稍能驅役之漢中守臣以聞且言不卽誅恐有後患上曰小民爲饑寒所迫奈何遽用兵誅之命御史金敬往撫輯敬至詢數人戍餘陽聽撫而大奸皆潛伏不出尋復縱勢益滋蔓有錦衣千戶楊英者奉使河南策其必反上疏言流逋之衆宜選良吏賑恤其饑漸圖所以散遣之辭甚諄切不報三省長吏又多諉非已境因循不治

至是千斤遂倡亂千斤名通河南西華人有膂力縣治門有石獅重千斤通手舉之人因號爲剗千斤正統中潛往襄陽房縣與僧尹天峯謀亂成化元年有石龍號石和尚糾合馮子龍數百人四散剽掠通令男聽約子龍舉事乃於大石崖立黃旗聚衆據海溪寺稱王僞號漢建元德勝僞署將軍元帥以石和尚爲謀主劉長子苗龍苗虎爲羽翼衆至數萬劫襄鄧境時王恕方以副都出撫懸榜曉諭而未受分討之命賊徂爲故常不肯散怨聞於朝曰民可撫也而奸

民好亂者非兵不威。五月命撫寧伯朱永爲總兵官，兵部尚書白圭提督軍務，太監唐慎、林貴監軍，合湖廣總兵李震討劉千斤副都御史王恕會三師並進，擣其巢。

二年春二月擢鎮守荆襄土信爲都指揮同知，劉千斤之亂荆襄震動，信度房陵險要，自率數十騎往據之，調集民兵不滿千人，賊四千餘人突至，圍攻之，援絕，信多張旗舉火，日夜不息，歷四旬間，以死士出城五六里舉火礮賊，以爲援兵也，驚潰，信追擊大利。

三月提督荆襄軍務兵部尚書白圭奏言賊首劉千斤在襄陽房縣豆沙河諸處萬山之中分作七屯，臣等議欲分兵四路：一從南漳，一從安遠，一從房縣，一從穀城犄角並進，剋期會勦。上報曰：兵不可遙制，悉如卿所議行。五月兵部尚書白圭及湖廣總兵都督李震帥師討荆襄賊，平之。先是圭至南陽與撫寧伯朱永由南漳入，遇賊誘之臨城，擊破之。永適有疾，留鎮圭與唐慎、李震湖廣巡撫王儉進兵潭頭坪，林貴鮑政自安遠進兵馬良坪，喜信、王信自房縣進兵。

浪口河王恕率都指揮劉清等亦自穀城進兵洞庭廟賊見勢逼千斤走壽陽欲出陝西苗龍走大市欲出遠安卽調兵往壽陽截其奔軼千斤退保大市與龍合都指揮田廣進至鴈坪擊賊敗之追及於古口山明日廣與諸軍皆會進攻賊陣斬其子劉聰偽都司苗虎一百餘人乘勝進兵賊退入巢穴山險復雨淖圭身先士卒至格堯賊憑險爲拒時諸路兵會已三日攻之不能下士卒聞圭來倍奮勇圭乃命劉清將兵千餘由間道出賊後焚其營而自以大軍臨之

圭與震儉攻其右王信擊其左鮑政衝其中賊數萬餘迎戰顯其營火遂驚走蹂躪死者無筭擊斬萬人生擒劉千斤獻俘京師與苗龍等四十人皆磔於市男子十歲以上者斬之惟劉長子石和尚遁去深入岩險會永病愈更帥兵搜餘賊六月石和尚集衆千餘焚劫四川大昌縣殺夔州通判王禎命分兵討之冬十月提督湖廣軍務白圭誘執賊首石和尚時石和尚劉長子聚衆巫山圭遣參將喜信鮑政都指揮曰玉隨賊向往勦之賊計窮食盡乞降圭遣指

揮張英誘之劉長子遂縛石和尚送至喜信營受之
長子詣信營乞食信餉之俾居近營既而并誘執劉
千斤妻連氏及其偽職常通王靖張石英等六百餘
人事聞上命搜捕餘黨賊平諸將忌張英功請於朱
永謂英多獲賊賄以事挫殺之遂班師十一月磔
石和尚劉長子於市叙平荆襄功進撫寧伯朱永為
侯李震興寧伯白圭進太子少保

四年春三月改戶部右侍郎楊璿為右副都御史撫
治荆襄南陽流民

六年冬十月荆襄賊李鬪子聚眾反先是賊平諸郡
邑控制戍守皆未設會歲大旱流民入山者九十萬
人李鬪子新鄭人劉千斤餘黨也千斤敗與其黨王
彪走免糾合餘黨小王洪石歪膊往來南漳內鄉涇
南間復倡流民為亂偽稱太平王立一條蛇坐山虎
等號官軍累捕不獲荆襄南陽為之騷然十一月
命都御史項忠總督河南湖廣荆襄軍務討李鬪子
七年春正月右都御史項忠至襄陽以見卒寡弱請
調永順等土兵從之諸將請速進忠曰流民逃聚山

谷隘盜中不能自脫耳乃駐兵分布險要遣人持榜招諭有能去賊自歸者禁勿殺於是民多携老弱來歸王彪引數十人覘軍且阻歸者出不意擒之兵部尚書曰圭言賊黨困饑寒出於迫脅宜勅項忠相度機勢計撫綏長策不必調永順保靖土兵以滋騷動忠奏曰賊據險在萬山中復有流民從之患將不測臣奉詔旨開諭生路流民携扶老幼出山日夜不絕計四十餘萬今若中止土兵恐民間之仍懷疑懼且王彪雖授首而渠魁李鬍子尚伏窺設復再聚重調

為難上報曰土兵已到嚴約不得擾民其流民在山眷戀生業不至為非者用心設法撫安之十一月荆襄兩陽流賊平進總督軍務項忠右都御史勅留撫治忠之用兵荆豫也遣人持榜入山招諭負險不服即縱兵勦不赦李鬍子勢孤潛伏山寨忠遣副使余河都指揮李振率兵追捕遇鬍子於竹山縣盡死拒敵為官軍所擒小王洪尚有衆五百屯於鈞州龍潭亦破擒之凡遣還鄉者四十萬人俘斬二千人編戍者萬餘人時流民有自洪武以來家業延子孫未

嘗爲惡者兵入盡草薙之死者枕藉山谷其戍湖貴者又多道死棄屍江滸議者謂忠此役實多濫殺既樹平荆襄碑或亦呼爲墮淚以嘲忠云 十三月都御史項忠獻荆襄俘李鬍子一百二十九人刑部尚書陸瑜等會奏坐罪有差

八年夏四月給事中梁璟疏劾都御史項忠偏聽檢討張寬御史劉潔總兵李震縱殺要功上曰荆襄流民爲患中外皆以爲慮今及蕩平卽議其後非所以激勸天下也兵部尚書白圭又言忠所上荆陽功次

文冊與震前後不同請勘上亦不聽 五月都御史項忠乞致仕慰留之召還院先是有星孛於天田言者謂荆襄殺戮所致忠再疏自列因乞骸骨上溫旨答之

十二年春二月命都御史原傑經畧鄖陽撫定流民自成化初年陝西至荆襄唐鄧之間皆長山大谷綿亘千里所至流通藏聚爲梗剝千斤之亂因之至李鬍子復亂流民無慮百萬都御史項忠奉命捕逐之死者不可勝計祭酒周洪謨乃著流民說畧曰昔因

修天下地理志見東晉時廬松之民流至荊州乃僑置松滋縣於荆江之南陝西雍州之民流聚襄陽乃僑置南雍州於襄西之側其後松滋遂隸於荊州南雍遂併於襄陽垂今千載寧謐如故此前代處置荆襄流民者甚得其道若今聽其近諸縣者附籍遠諸縣者設州縣以撫之置官吏編里甲寬徭役使安生業則流民皆齊民矣都御史李賓深然其說至是流民復集如前賓乃授洪謨疏上之上可焉命傑往蒞其事 秋七月北城兵馬吏目文會疏言荆襄自

古用武之地宣德間有流民辨百川楊繼保匿聚爲非正統中民胡忠等開墾荒田始入版籍編成里甲成化年來劉千斤和尚李訥子相繼作亂大臣處置失宜終未安輯今河南歲歉民饑入山就食勢不可止能保無後日之患謹條上三事曰荆襄土地肥饒皆可耕種遠年入籍流民可給還田土所附籍者領田土力耕量存恤之其願回籍者聽曰流民潛處出沒不常乞選良有司爲之撫綏軍衛官爲之守禦則流民自安曰荆襄上流爲吳楚要害道路多通必

於總隘之處加設府衛州縣立爲保甲通貨賄以足其衣食立學校以厚其風俗則其民自趨於善矣上大是之命都御史原傑採其言用之九月都御史原傑奏言信陽固始等州縣南抵蘄黃西接荆襄東連鳳陽霍丘山勢綿亘河流四達盜易出沒且鳳陽陳州近皆被災流民載道盜入霍丘劫帑藏執縣官民庶騷動誠宜思患預防今請於汝寧所屬信陽等一十三州縣令二司守官選壯丁備器械馬匹委任二官督之緝捕盜賊又信陽軍民雜處奸盜尤衆請

調守備南陽河南都指揮官俾得專禦盜賊禁治銀洞又商城縣南接六安州二百餘里四野曠漫而金剛臺巡檢司乃在縣北今請遷置縣馬頭山詔悉如所言行之十一月開設湖廣鄖陽府卽其地設湖廣行都司衛所及縣時都御史原傑編置諸郡縣深山窮谷無不親至至則宣朝廷德意問民疾苦諸父老皆忻然願附版籍爲良民於是大會湖廣河南陝西撫按潘臬之臣籍流民得十一萬三千餘戶遣歸故土者一萬六千餘戶其願留者九萬六千餘戶許

各自占曠土官爲計丁力限給之令開墾爲永業以
供賦設置郡縣統之於是湖廣割竹山地分置竹溪
縣割鄖津地分置鄖西縣河南割商陽汝州唐縣地
分置桐柏南召伊陽三縣陝西析商縣地爲商南山
陽二縣而以商縣爲商州使流寓土著者參錯以居
又卽鄖縣城置鄖陽府以統鄖及竹山竹溪鄖西上
津六縣且立行都司衛於鄖陽以保障控禦之經畫
既定乃上其事因薦鄖州知州吳遠爲鄖陽知府諸
州縣皆選鄰境良能吏習知其事者爲之又以地界

三省無統紀薦御史吳道宏才望請代已任得兼制
三省撫治入郡居鄖陽上遂擢道宏爲大理少卿代
傑撫治馳聖書賜傑召還以爲南京兵部尚書傑勞
苦成疾南還竟卒於驛舍荆襄之民間之無不流泣
者尋以撫治鄖陽大理少卿吳道宏爲右僉都御史
開府鄖陽著爲令

谷應泰曰鄖陽半絕西北錯處陝蜀南下則光
信南陽豫州之域漢北楚山又皆蜿蜒巨屬下
抵鳳陽廬霍地徧千里壤接數省河流四達復

嶺萬里麋羅之故國。鸞熊之邊陲也。終元之世。嘯聚不散。高皇削平。竟虛其地。禁民勿入。夫亦周終徙洛。漢不復豐。惡其淵藪。遂作丘墟。然而邯鄲萬山林篁。叢密地。旣紆迴。利堪樵。給流民。生長莫隸。版圖家占土田。不知租稅。此亦桃源之於武陵。五丁之於蜀道矣。流聚旣多。遂生雄長。天水泥丸之志。尉陀坐大之形。劉通以臂力號。劉千斤石龍以妖讖。號石和尚憲宗之世。僭號改元。唐鄧荆襄。騷然不靖。自圭以大司馬出

督五道。俱進。敗之南漳。懸軍深入。焚其中營。千斤獻俘闕下。而臨陣斬獲者萬有餘人。蹂亂走死者不可勝算。兵威懲創於斯烈矣。旣而劉長子又以餘黨復聚巫山。圭發師掩捕。連營入討。食盡援窮。誘殺渠帥。獲縛者復六百餘人。而上猶命縱兵誅勦。必無噍類。示不臣之炯鑒。明天威之莫犯也。旣而李勣子又以餘黨搆亂荆襄。項忠王勣尤力。徧召土兵進營竹房。陳俘二千。編戍滿萬。乃史稱其草薶良民。枕藉山谷。戍多

道死尸棄江干。項羽盡屠外黃。晉楚遂築京觀。不是過也。然而流民入山就食。雲集如前。大臣悔禍。始議更張。法謨著流民之說。文會有三事。之陳原傑。乃披榛履險。宣布慰問。於是山東之民扶杖聽詔。河北之老流涕觀軍。入籍者十一萬三千。願留者九萬六千餘戶。各占曠土。並輸賦役。割地三省。設置六縣。而鄆陽魏然重鎮矣。鄭國成渠。秦溉萬頃。受降河外。唐築三城。國寶慢藏利器。詢益非惟棄險實啓戎心。故一介之

吏賢於十萬之師。擾亂之民勝於組練之甲。然後知飲至凱旋。稱俘獻廟。當時處劉我赤子。抑又何多也。原傑崎嶇布置。竟以勞卒。萊公書竹。叔子峴碑。視死人如刈。以為已功者。吾又以傑為百世如生也。

紀事本末卷之三十九

提督浙江學政僉事豐潤谷應泰編著

男

際科

際第

訂

平藤峽盜

憲宗成化元年春正月兩廣蠻寇亂以都督同知趙輔為征蠻將軍都督僉事和勇為游擊將軍擢浙江左叅政韓雍右僉都御史贊理軍務率兵討之太監盧康陳宣為監軍戶部尚書薛遠督餉御史劉慶汪

霖紀功廣西潯州之境萬山盤亘中有水曰潯江發源柳慶東逶至潯帶象州永安修仁荔浦平樂諸郡縣夾江諸山皆砢砢巖業其最險惡地爲大藤峽蓋有孤藤渡峽礮如徒杠也南截潯水爲府江自藤峽至府江約三百餘里地惟藤峽最高登藤峽巔數百里皆歷歷目前軍旅之聚散往來可顧盼盡也諸蠻以此爲輿區桂平大宣鄉崇姜里爲前庭象州東鄉武宣北鄉爲後戶藤縣五屯障其左貴縣龍山據其右若兩臂然峽北巖峒以百計如仙人關九層巖其

極險阨者峽以南有牛腸大岫諸村皆緣江立寨藤峽府江之間爲力山力山之險倍藤峽焉又南則爲府江週遭蓋六百里其中多眞巖隩谷層磴絕壁入者手挽足移十步九折一失足則隕身數百仞下中產猺人蓋胡侯盤四姓爲渠魁力山又有獐人善傳毒藥弩矢中人無不立斃者雖四姓猺亦憚之景泰中猺渠侯大狗等倡亂嘯聚萬人修仁荔浦力山平樂皆應之攻墮郡縣出沒山谷守吏不能制率以招撫縻之時朝廷方北患瓦剌未遑也天順中益縱恣

詔能捕大狗者予千金爵一級竟不可得久之蔓延
廣東高廉雷之境所至殘燬而廣守臣皆待罪至是
兵部尚書王竑言峽賊爲亂久矣其始皆由守臣以
招撫爲功譬之驕子愈恤愈啼非流血撻之啼不止
浙江左叅政韓雍有文武才以討賊屬之可扞南顧
憂而諸將中惟都督趙輔勇畧可任故有是命闈外
之事一以屬雍制曰將士有功者得自署三司而下
不用命者以軍法論朕不中制也 夏六月韓雍至
南京會諸將議進兵方畧皆曰兩廣殘破盜所在屯

聚宜分兵撲滅之令一軍由庾嶺入廣東而大軍由
湖廣入廣西賊在廣東者驅之在廣西者困之如是
乃可滅雍曰不然賊已流劫蔓出而所至與戰是煽
禍也大藤峽賊之巢穴今以全師擣之既至彼地南
可以援高廉雷東可以應南韶西可以取柳慶北可
以斷陽峒諸路勢如常山之蛇動無不應舉無不克
心腹旣潰諸處之賊假息遊覓耳何煩于逐乎舍此
不圖而分兵四出則賊愈奔突汗漫郡縣愈殘燬所
謂收火而嘘之也未見其濟諸將曰誠如公言乃以

官軍三萬人兼程而進。秋七月，韓雍大軍至全州，會陽峒西延苗賊爲梗，出偏師擊滅之。斬失律指揮李英等四人，軍中股栗。九月，大軍至桂林，雍按圖籍與諸將議曰：修仁荔浦，藤峽之羽翼也，不剪除此，藤峽勢不孤，乃以永順保靖及西江土兵十六萬人分五路進，先破修仁，窮追至力山，大敗之，生擒一千二百餘人，斬首七千三百餘級。冬十一月，大軍至潯州，延父老問計，皆曰：大藤天險，重嵒密箐，三時瘴癘，其等生長其地，不能得其要領，且賊聞大兵至，爲備益

堅莫若屯兵圍之，且戰且守，可不戰自斃。雍曰：不然。峽山遼遠，紛披錯雜，六百餘里，安可圍也。且屯兵日久，將士懈弛，睥睨衝突，豈能悉防。兵法曰：寧我薄人，又曰：先人有奪人之心。今我軍新破，府江勇氣百倍，賊聞震恐，喪魄矣。因而乘之，可立破也。乃以總兵歐信、叅將孫騏、高瑞等帥六萬八千人爲右軍，自象州武宣分五道入攻其北，以都指揮蘇全揚、嶼張剛、王岷等帥九萬二千人爲左軍，由桂林平南分八道入攻其南，以叅將孫震指揮陳文章等守左江及龍山

五屯防其奔軼。雍與趙輔和勇營高振嶺以督諸軍。雍復令歐信曰：山北旣破，便可提兵深入夾攻。桂州橫石諸崖，令夏正曰：林峒沙田府江間道也，宜越古眉雙髻諸山，伏兵林峒，扼其東奔。諸將聽命。十二月朔，韓雍督諸將四面並進攻之。別遣兵斷諸山口。賊聞兵來，置婦女積聚于桂州橫石寺塘諸崖，乃悉力出捍。峽南排柵堅密，滾木礮石鏢鎗毒矢，下如注。官軍登山仰攻，雍督戰益急。敵少息，雍覘其怠，急擊之。將士用團牌扒山虎，壓二色等器，魚貫以進，皆殊死。

戰呼聲撼山峽，若崩。賊氣奪，雍命縱火焚烈，烟焰蔽天。日晝晦，賊大潰散，盡破山南石門大信道袍屋廩諸舍。老鼠塞嶺，竹踏梁，腦繫荆林。峒沙田古營牛腸大帖大塞等寨，屋廬藏積，皆猶。日暮，雍命就營賊巢中，衆栗栗視雍，恬然整暇，咸恃以安。賊旣潰，入橫石諸崖，雍飭兵窮追，伐山通道，行數日至其地。賊上九層樓等山，絕崖懸壁，勢控霄漢，林菁叢惡，非人所處。樹柵據之，用于舣礮石大木，轉而下，聲若雷巖谷。皆應弩矢，雨注。雍誘使大發，而令人間道潛陟其巔。

覘賊發竭舉砲爲應自卯至未賊發竭砲舉大駭雍督將士緣木板蘿而升援引礮附漫山奮擊連數日夜鏖戰數百合發火箭焚其柵而夏正等亦自林峒來援與大兵合賊大驚潰生擒侯大狗等七百八十餘人斬首三千二百餘級磨崖石紀歲月而還土人謂自國初但禁禦無出掠未有窮入巢穴破之者峽中有大藤如斗延亘兩崖諸蠻蟻度故曰大藤峽乃斬峽藤斷之易名斷藤峽分兵捕雷廉高肇諸寇先後平之先是大軍由修仁荔浦抵欽藤峽道有糯生

里老數十百人跪持香曰我輩苦賊久矣莫敢自投今幸遇天兵得自爲良民願先三軍鋒雍大怒顧左右叱曰此皆賊耳縛斬之左右初疑雍何乃殺良民既縛而袂中利刃出迺知間也悉斷頸散手足剝腸胃分掛菁棘中累累相屬賊大驚沮曰韓公天威也有新會丞陶魯隸麾下雍威嚴擬王公軍門設銅鼓數千儀節詳密三司長吏見長跪白事懼悚如小吏一日鎮峒賊最強險難下者方設策魯時直膳侍左右謾謂曰丞揣我何意魯曰得非某賊耶雍曰然丞

能往否曰匪直能且易耳。雍怒曰賊銳甚又益阻自衛非大兵不可入。部下文武數百千人熟視無可當。吾寄者吾方欲身往若安得易。且使若食粟能之耳。蒙爾邑不能理乃言擊賊若妄當答魯不拜抗言曰謂魯解食粟不解擊賊者明公未悉魯也。蔣琬龐統廢邑事矣。後乃爲蜀名臣。公幸毋棄魯使得畢技當悉縛諸醜以獻。雍異之改容曰若所將幾何而辨。曰三百人曰何少。曰魯猶以爲多也。兵貴精請擇雍曰在若自爲之。魯乃標式約曰有能力舉百鈞矢射

二百步者來三軍之士十五萬人其比于式者得二百五十人。曰未也。請復下令募募數日足。魯乃爲別將自操練陣法。椎牛酒犒甘苦共之。士爭願爲死。率以先登大破賊。斬首無算。賊聞陶家軍駭慄遁避。叩首乞爲良民得毋死幸甚。魯成子也。雍又奏調達官軍千餘專命偏將領之。獠獠出入山林利用標鎗牌刀諸短兵不能當騎射。故達軍所向輒克。賊畏之。旣平雍乃上言諸獠之性憚見官吏。攝以流官終難靖亂。有上隆州士知州岑鐸以罪在禁而事屬曖昧蠻

戎之族不必責以彝倫。請復其職。俾領藤峽。開設州縣。仍隸潯州。又以各處巡檢俱係流官。不諳民情。不辨地里。往來遷轉。難以責成。而部下有功土人。李昇等。效有勤勞。請量授土巡檢官。秩彼皆感恩圖報。必能保障一方。又請移周冲巡檢司于勒馬。移靖寧巡檢司于獻俘。移思隆巡檢于碧灘。東鄉龍山各宜添設。又別類獠人。國初曾充戎伍。近用兵時。遣千戶李慶招之。多肯效順。請卽本地開設千戶所。因其故俗。卽以李慶爲之渠帥。統之。亦可羈縻。獲悍藉以備障。

地方。奏上。上皆納之。卽斷藤峽。設武靖州。以岑贊爲知州。屬潯州府。班師論功。擢雍左副都御史。賜文綵幣。六官一子。錦衣鎮撫。封趙輔武靖伯。子孫世襲。初出軍時。趙輔知雍才。軍事一聽雍。而輔但用命戰。故所向有功。

世宗嘉靖六年夏五月起。新建伯王守仁以兵部尚書總制兩廣江西湖廣軍務。先是成化中韓雍平斷藤峽。民獲寧居者二十餘年。正德五年後。遺孽漸熾。峽南賊尤甚。橫江禦人總制都御史陳金謂諸蠻不

過利魚鹽耳。乃與約商船入峽者，計船大小給魚鹽。與之諸蠻，就水濱受去，如權稅然，不得爲梗。蠻初獲利，聽約道頗通，金亦謂此法可久。易峽名永通，亡何諸蠻緣此益無忌，大肆掠奪，稍不愜，卽殺之。因循猖獗，遂負固大爲寇。至是守仁至兩廣，定田州，盧蘇王受降，而兩江父老遮道言斷藤峽及入寨賊倡亂狀。守仁上疏請討，從之。

七年春二月，王守仁以湖廣兵至南寧，而盧蘇王受初降，亦願立功自贖。守仁乃集諸守臣將帥，議命湖

廣僉事汪濬、廣西副使翁素、僉事吳天挺及叅將張經都指揮謝珮監湖廣土兵，襲勦斷藤峽賊。仍督叅永順兵進勦牛鵬等寨，保靖兵進勦六寺等寨。期以四月初二各至信地。先是峽賊聞軍門檄湖廣土兵至，皆逃匿深險。復聞以蘇受降罷兵，又守仁駐南寧，故爲散遣諸兵，狀寇弛不爲備。湖廣兵皆偃旗臥鼓馳至，與官軍突進，四面夾攻之。賊敗退，得仙女大山，據險結砦。官軍攀木緣崖仰攻之。初四日破賊寨，初五日復攻破油磗石壁大陂等寨。賊敗奔斷藤峽，官

軍追擊破之。賊奔渡橫石江。覆溺死者六百餘人。官軍自後急擊。俘獲甚衆。賊潰散。初十日。通搜山峒。無遺。還兵至潯州。守仁密檄諸將移兵勦仙臺等賊。二十一日。仍前分布各哨。永順兵由磐石。大黃石登岸。進勦仙臺。花相等處。保靖兵由烏江口。丹竹埠登岸。進勦白竹。右陶羅鳳等處。期五月十三日抵巢。各賊聞牛腸等寨破滅。則大懼。方據險設伏待之。官軍驟進。奮勇夾擊。賊不支。奔入永安力山。乃分兵圍之。賊復大潰。奔諸路者。多爲防截。叅將沈希儀等所擒。于

是斷藤之賊。畧盡。先是守仁因八寨賊去。斷藤稍遠。別遣布政使林富副總兵張佑監督土目盧蘇王受五千餘衆。進勦八寨。徭賊各兵乘夜。斷枚襲之。昧爽抵賊巢。遂破石門天險。賊始驚覺。且戰且走。日午賊結聚二千餘人來拒。官軍奮擊之。賊既失險。氣奪不能支。遂大潰。奔入重險。官軍夜募死士掩其不備。襲古蓬寨。破之。連克固安古鉢都峒諸寨。于是八寨之賊亦盡。前後擒斬三千餘人。兩江底定。守仁乃班師。疏薦林富爲都御史。巡撫其地。論功褒賞有差。

十五年夏六月斷藤峽盜攻殺戍卒先是王守仁既歸卒于道而武靖州知州岑邦佐不能鎮輯且墨賊賄多曲庇之故峽以北賊復漸肆猖獗其目侯勝海者居弩灘爲亂拮揮潘翰臣聽土目黃貴韋香言誘勝海殺之實貴香利勝海田廬也勝海弟公丁集眾噪城下殺人僉事鄔閔叅議孫繼武言于都御史潘且請討之叅將沈希儀沮之曰滑賊未易取須春江漲以數千人從武宣順流下撲之乃可不聽閔繼武還潯州以千人往擊賊先遁去斬一病夫而還遂言

賊已歛跡請立堡戍且從之希儀復言賊未大創兵威不振立堡難守且不聽六月堡成閔令黃貴韋香以三百人戍之許擇取勝海田廬不禁諸徭大憤恚邦佐又陰黨之公丁遂集眾二千人夜寇堡殺戍卒二百餘人貴香走免巡按御史諸演疏其事閔與繼武以啟讞罷去亡何且亦去侍郎蔡經代之
十七年春正月蔡經集諸司議發兵曰諸君度滅賊須兵幾何副總兵張經曰不過萬人蔡經曰太少沈希儀曰非八萬人不可蔡經曰太多副使翁萬達曰

二君言各有據襲而取之曰勦。聲罪討之曰征。由張君言勦也。由沈君言征也。然賊爲備久矣。勦之無功。從沈君言。便會朝議。欲征安南。事遂已。公丁等益橫。時出殺掠。潯人苦之。冬。侯公丁伏誅。先是副使翁萬達力請討公丁。御史鄒堯臣亦贊之。蔡經乃會安遠侯柳瑀。決計發兵。以兵事屬萬達。萬達廉得百戶許雄。素通賊狀。劫之曰。能擒公丁。貸汝死。不卽論如法。雄懼。請效力。自贖。萬達陽庇公丁。謂讎家誣之耳。乃捕係許訟公丁者數人。責其啓釁。公丁果遣人自

列萬達。陽許之。又令雄假稱貸爲賄。公丁喜。益信雄。會萬達巡他郡。以事屬叅議田汝成。汝成召雄申飭之。雄乃詒公丁曰。潯人久以爾爲口實。幸上之人不信。今分守公新到。何不自訴寇堡事由他。猶庶相信也。公丁然之。隨雄來見汝成。復列冤狀。汝成曰。聞仇家誣汝。已逮治之矣。慰遣之。乃密授意城中居民。被賊害者。家出歐公丁。一市皆譁。遂逮入係獄。遣雄論其黨曰。寇堡事。公丁委罪諸徭。須鞫實坐之。若等誠謂公丁冤。須罪人得釋之。萬一事自公丁當共棄之。

勿以一公丁自取滅亡也。諸猺競言事果由公丁聽論之不敢黨。乃檻致公丁軍門磔誅之。

十八年春三月兵部侍郎蔡經平斷藤峽諸盜。先是田汝成既誅公丁乃言之督府謂首惡既擒賊方震。該宜乘此時進兵討賊。經許之。會沈希儀病乃以副總兵張經將左軍副使翁萬達監之。南寧指揮王良輔朱昇凌浦柳浦周新孫文綉屬焉。以都指揮高乾將右軍副使梁廷振監之。賓州指揮馬文傑王俊戚振吳國章屬焉。副使蕭晚紀功叅政林士元及汝成

督餉張經議欲以少兵勦之。畧示威勿深入。又欲舍紫荆諸處賊藪勿擊。萬達持不可。謂少出兵墮損軍威。諸猺恣肆久不大創之。不足懼其心。汝成亦如萬達議。萬達又言之督府曰。峽南亦剽賊。但今兵力不能并及。姑緩之以俟後。經然之。乃以二月兩軍齊發。左軍則王良輔由牛渚灣越武靖攻紫荆姜老鼠諸巢。朱昇由三等村渡蓼水攻石門黃泥嶺諸巢。柳浦由白沙灣攻道袍梅嶺諸巢。凌浦由白沙灣攻木昂梅嶺諸巢。周維新由白沙灣攻藤冲綠水冲諸巢。孫

文繡由藤峽夾攻大坑巢，共三萬五千人，分六道進。右軍則馬文傑由武宣攻碧灘綠水諸巢，王俊等由武宣入山攻羅淥上峒，戚振攻中峒，吳國章攻下峒。共一萬六千餘人，分四道南北夾攻之。賊大窘，擁眾奔林峒，而東王良輔邀擊之，中斷。復西奔，諸軍合擊，斬首千餘。賊謂往年據險結巢，故被官兵擊破，皆戮焉。至是不復立砦，惟漫走山谷間。令官兵疲于追逐，且曠日久，多費糧餼，必速退。其東奔者入羅連山，萬達移兵攻之。檄右軍抵長洲，沿江繞出賊背，賊于諸

險隘伏械器防禦甚多，官兵皆以計發之，追斬百餘級。賊益窘，會右軍迷失道，愆期三日。又土兵盧蘇受賊賂，歛兵縱之，漫匿諸山谷。人言羅連山官兵古所未至者，賊遁，添人不復窮追。云時平南縣有小田羅應古陶古思諸寨，亦據險勿靖。萬達等移兵勦之，三月班師，殺賊餘黨二百餘人，降之。江南胡姓諸徭歸順者亦千餘人。藤峽盡平，萬達汝成獻議于督府，凡七事：曰編保甲以置新民，立營堡以通江道，設備禦以控上遊，清狼田以正疆界，改州治以建屯所，處款

兵以慎邊防。權商稅以資公費。蔡經多採納疏行之。捷聞。諸將帥守臣皆陞賞有差。

谷應泰曰：大藤當粵西潯州地。其水則潯水。府江環五百里。其山則夾江峻嶺。哈呀峭削。盤羸捫天。高巖數百里。下乃臨不測。入邃谷矣。其徑則引一綫。歷千盤。非手援足躡。不得施步而上也。其中則前庭後戶。左障右屯。一夫荷戟。千夫辟易也。其前則牛腸大峽。臨江壁立。敵不敢仰關而攻也。其後則仙人九層岩。峒星列。道里不

可裹糧而窮也。其產則密菁叢篁。毒瘴惡霧。非人所處也。其器則長矢勁弩。淬毒傳藥。人且應弦輒斃也。披圖攷俗。綜其大畧。而大藤之勢。蓋不特蜀有鳥道。蠶叢華有大門。篁括已爲之開。立郡縣而流官。土官交錯。難治。建置學校。而搖撞曠悍。淫殺性成。通魚鹽以誘之。則見利犬狺。建營壘以備之。而失勢獸駭。辟之瘦匏。腫樗。輸匠不能斷。遠條戚施。官司不能材。神臯之甌。脫上天之驕子也。然而俗編赤縣。未可不臣地屬。

神州終難度外而嚴尤論狄古無上策賈讓治河僅行中計大軍不可久駐孤軍不敢追險合圍防其軼出屯守更苦劫掠癘疥之疾能廢七尺之軀涓滴之流可盡江河之水王竑所以決戰韓雍所以陣伐也先渡潯水決其樊籬縱火大藤空其巢穴賊乃悉衆憑險歛兵拒戰而王師援木攀蘿楚歌四合猷率蟻附漢幟先登磨石橫崖之谷題銘九層之樓鋸藤絕組奪其世險至于支離身首剝剔肝腸金鼓陳兵旌旗乘

熹蓋以天兵不易至重險不易得扼吭拊背急擊勿失宜暢皇靈顯彰天殛取威定亂在是役也然猶武備中弛苞孽復盛二十年而有新建之師又十年而有蔡經之捷賊勢稍殊兵形亦異類皆窮追深入耀甲橫戈蓋孔明巴蜀率用嚴刑張詠益州輟行捕斬亂國重典有自來矣然而興利除弊勿擾其俗仁漸義摩久革其故豈我猶有人性長吏者又何可以馬上治之也與

